



## 美食的快意

□ 王太生

人遇美食，内心是快慰的。无论在什么地点、场合，靓丽华堂，阔绰的丰盛宴席，还是乡野土道一侧，僻静小饭馆的粗纹木桌。美食不仅充饥，而且能改善心情。下雨天，你若去赴宴，心情不会因天气不好而不爽。

没见过谁冲着一桌子的菜肴发火。而看见一堆人，围着一个大圆桌，春风满面。美食带来心情愉悦与内心的会意。这份会意，来自意境和美食本身。

先是意境。比如，吃饭的地点和天气。雨天吃饭，和晴天不同；刮风天吃饭，和月照天不同；山中吃饭，和水边不同；镇上吃饭，和城里不同……

若干年前，和几个朋友，在黄山脚下的太平湖边一家简易小餐馆吃饭，说是餐馆，其实是用竹木搭建起来的简易棚屋，条件比较简单，或可称之为简洁。那时太平湖才刚刚开发，名字由陈村水库改来，我们从当时的太平县城出发，来到湖区，四周圆静，路上没遇几个人，午餐就选这家小馆。我们坐在面朝湖面的小房间，点了几个菜，当时点些什么？差不多都忘了，只是记得吃过一道野鸡肠子，味道鲜美，倒是与窗外靛蓝湖水搭配妥帖。

坐在湖光山影间吃饭，这是当年穷游才能体会到的快意。在太平县城里，我们吃过什么？也想不起来了，唯有那湖区有意境的小馆，让我记住了那一盘水煮野鸡肠子。管它是野鸡，还是土鸡的肠子呢，正是味道鲜美，软烂即化，有嚼劲，我估计那汤也是用太平湖水煮的，只有那样清澄的水，才能做出如此美食。这事虽过去许多年，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带山似碧青螺，水似蓝缎带，那山、那水、那盘野鸡肠子，想起来，心情与湖岸一样纯美。

有时候，味觉与视觉一相遇，便是嘤嘤鸟啼，春风十里。心境和食物，水润清凉，意外欣喜，感觉有点甜。

那年，在无锡太湖边一家餐馆午餐，落地玻璃窗的外面就是湖水。已忽略了当时吃的什么，却是看玻璃窗外那一丛芦苇，贴着玻璃，在湖风中左右摇曳。这样的就餐地点，盘中餐必定与周遭景致相匹配。菜与景，风格相似，没有麻辣，而多清甜，继而接通一份会意。

再者是美食本身。什么样的美食可以让人神态怡然？在吃的过程中，除了合你胃口，味蕾的欣然接受，心理上的感觉是美妙的。

在乡村，老汉坐在门槛上捧喝一碗菜粥，就是那种青菜与小米一道的粥。那碗粥的味道咋样？不得而知。许是老汉饿了，一个人吃得专心，他坐在门槛上，却拥着天底下，此时此刻的最大快乐。

美食与快意紧随。我在整理书稿时，把相关内容分为饭食、菜蔬、妙味、而将那些傍林鲜、起水鲜、以及一锅乱响、一盘清趣、酒旗风、小馆喧等美食雅境与雅趣，归纳到“快意”。这就好像找到一只漂亮的大盘子，把它们装入其中。整理出这些关于美食的文字，不一定出版，就是一个人的“食珍录”，或“随园食单”，自己留给自己玩。

美妙的吃食，确实给人愉悦，分泌快乐的多巴胺。

其实，我理解的这份快乐，与口腹之乐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不是美食本身，而是性情。就像当年王子猷雪夜访戴，是一份乘兴与尽兴。

这样的快意是什么？

围坐在春天的餐桌，几个朋友的雅聚，桌上有什么不重要，而是留出一个空座位，给屋旁的桃花。这样的闲境，是丰子恺用一张漫画说出来的，道尽春日友人相聚，沐浴在轻柔的风中，品美食，赏美景的快意。

人在旅途，那一张临窗的小桌，洒一缕山岚月光。餐桌上摆着瓷泽温润的碗与碟，有一壶小酒和远处的山。坐依这样的窗景，半山腰上的浮云飘进来，人生难得有几个小菜，还有什么不让人心旷神怡的。

在乡下，吃什么都不重要。随手摘几根豇豆、丝瓜、茄子、黄瓜，地里剪几缕韭菜，掰几根长着胡须的玉米，扯一只圆滚滚的南瓜……在乡下，要吃一盘凉拌黄瓜，从亲手在藤上摘下来，到洗净、切片，盐码过，淋上酱油、麻油，手到菜来，也就是拉几句家常话的工夫，感觉从容而逍遥。

什么是美食？感觉吃得惬意，吃得恣肆的吃食。

吃得恣肆，就是不装，没有斯文相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，自己的想法，遵从于内心。

吾乡有一街邻善吃螃蟹，吃得夸张而又雅致。他两手沾膏油，慢悠悠品蟹。几只大闸蟹蟹，从中午吃到晌午，吃蟹人旁若无人，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之中。吃蟹的过程，他享受到了，品尝到河蟹的真滋味。那一顿清蒸螃蟹，吃得尽兴而得意。

得意，就是风吹过树叶，风吹过玉米地，开心、满足，显露出来，与风一道，拂过寻常的日子。

美食是百姓的烟火生活。普通人辛劳之后，在享受食物的过程，会得到慰藉和满足。

这样说，快意美食，也是快意人生的一种。

## 择菜，一茬一茬的执念

□ 夏兴政

又喝醉酒动手打了老婆孩子等等。只要不上学的日子，我也照例去巷口帮祖母或母亲择菜，听着她们东家长西家短的打唠嗑，看着她们麻利地将一堆堆空心菜、毛豆、茄子、韭菜、豇豆，择成段，剥了壳，去了蒂和虫叶、草衣，装进篮子，慢慢变成灶台、餐桌上的佳肴。

自从外地求学、工作，坐在巷口择菜的闲适慢慢浸入记忆，偶尔在梦里泛起涟漪。

祖母离世多年，唯有母亲依然一早去菜地——菜园早已静默在河底，幻化成一条蜿蜒逝去的河流——掐了饱含露水的蔬菜回来。巷口还在，只是那条十字交叉的青石板路改铺成了水泥路面，路两旁的平房也改建成了一栋栋并不规整有序的楼房。当年的主妇们饱经生活烟火淬炼，已然成了小老太太，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，依然忙着春播夏耘，秋收冬藏，在一茬一茬的庄稼里，收获着梦想、消融着岁月，却极少去占据巷口了。

择菜的习惯不变，只不过改在自家院里。我每次下乡陪伴父母，母亲照旧去菜地割回一担各色蔬菜，和我坐在门前一方平地上择菜，一边娴熟地摘下一粒粒饱满的豆荚，剪掉夹带着泥土的

川芎根须，一边絮叨着村里又走了几个老人、油菜籽送到镇上榨了二十多斤油存着、河里的莲子没人管也快收了、圩里种粮的老板招十几个人去稻田薅草呢……阳光穿过西边的屋檐和树梢包裹着母亲和我，微风伴着禾苗的清香从圩里拂过河面而来，眼前荷花、月季、南瓜花正燃，一朵红、一朵白、一朵黄，日子远远近近、来来回回在指尖缓缓流淌。

父亲借助助步器尚能走动的时候，也帮衬着。他饱受痛风、脑梗、冠心病等病痛折磨，脚面、小腿、手指肿胀着，血管严重脆化，虽心脏安装了支架，却不能吃抗凝药，动辄鼻子出血不止，需要我深更半夜赶回去送医院急救。他只能坐在稍高一点的方凳上，避免换了髌骨近十年的右腿过弯弯曲，有点吃力地捡起地上的大蒜，手指颤巍巍地剥掉一片片腐叶，掐去枯黄的叶尖，归成一堆，又颤巍巍地剪掉根须；抑或让母亲把处理好的豆荚挪过来，慢慢地剥着毛豆米，一粒粒毛豆米渐渐在食品袋里堆成堆、撑起一座小小的山丘。他拍了拍手上沾满的豆衣，扶着助步器缓缓地站起来，满

足地笑了。那是他觉得还能子女做一点点事情的满足、欣慰。就像有一次饭点时，我因临时有事，没留家里吃饭，返程途中，母亲就打来电话，哽咽着说父亲不停数落、责怪她，让儿子饿着肚子离开。我没留下吃饭，让他们觉得歉疚不已，仿佛犯了很大的错。从此，我下乡必须吃完饭后离开，必须带上他们择好的菜，必须接受他们滚烫的心意。

择菜，成了我的执念。从菜场买了蔬菜回家，能择，绝不偷懒动刀。不止空心菜、豇豆、蒜苗、山芋藤、南瓜藤、包菜、西兰花等等，均须经历掐、撕、揪、掰等一道道工序，方能入锅。有时买菜赶时间，也总徘徊在路边菜农的地摊，买上他们已经择好的菜。

光阴荏苒，一茬父亲已离世。母亲仍不时打电话询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拿菜，菜地种了那么多菜，她一个人吃不完，不去拿，菜就要败了。我仿佛看见那一茬一茬的菜，此起彼伏，生生不息，重复着四季的丰盛与瘦弱；我用心体味着母亲那一茬一茬的挂念，远远近近，来来回回，融入我的血脉一同跳跃。

## 西津残雪

□ 刘玉宝

冬月初六，镇江纷纷扬扬下了场雪，虽天地混沌，银装素裹煞是好看。从外地匆匆赶回，既是为了参加“京口救生会”成立筹备会，也是为了赏这场给无数人带来欢喜的雪。半路上接到任务，说报社要写一篇京江义救稿件，约定第二天接受采访。第二天上午，与记者朋友见面聊得欢，很快半天就过去了。

午后，抬眼看马路，绿化带尚存雪迹斑斑，莫非就这样错过这场雪？离下午开会时间还早，西津渡就在眼前，不如此不期而遇。

从西津渡口进去，小巷湿漉漉的，屋檐上到处都在滴水，在阳光下倒像是挂着珠帘，闪闪烁烁耀眼。雪呢，房顶上背阴的一面还厚厚地盖着，向阳的一面多半就形消玉散，似残云淡淡，又似依依不舍，到底来过江南啊，就连墙角也是东一撮西一块，等着游人来拾影。就这点雪，把我的心也融化得有点悔不重来。

上了待渡亭旁边的台阶，也只能远眺雪踪，要么懒懒散散地站在马头墙上，于北风里楚楚动人；要么躲在某个角落，只需看上一眼那冷冷清清的样子，就让人生怜。我想起小时候家乡的雪，要么不下，一下就是厚厚一层，想堆个雪人那是手到擒来。可眼前这雪，寻了半天想打个雪仗也是不易呀！小街上人不多，拍照的却三三两两，时可见，到底是雪后。而且姑娘们清一色穿着汉服，在雪后的街边楚楚“冻”人。

从高处往下看，雪一层层地在房顶上作秀，如此造就的意境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如此，越发想登高了。返身往小街方向走来，青石板被雪洗得干干净净，有时候甚至都不愿多踩上一脚。

小街上不少商铺都关着门，大冷的雪天，江南人是经不住冻的，没几个人出来。的确，开着门的店家也没什么生意，除了满街飘着的醋味，便只留下那些红灯笼温暖着这个冬天。小山楼的旗帜孤傲地悬挂在天空，眷恋些诗意，让人想起那种久远的眷恋。街上没什么雪，便想着去山上走走，可通往山上的路都封了。管理人员也是好心，担心山路滑摔着游客。

钻进一条小巷，我也不能不能登山，就只管冲撞。到了里面见有条斜斜的石径，拾级而上见雪渐多，心下不由一阵窃喜。只是，那雪不那么老实，就像有意要跟你捉迷藏，有时看上去是洁白的，有时又化身雪水消散，可消散了还不忘给你一个惊喜，将嵌在地面上的鹅卵石一个个新鲜地送到你眼前。难得一见的美，就神奇般地出现在这山深处。正当你沉浸这美好不够时，旁边树上的雪，又俏皮地弄出许多声响来，像窃窃私语，又像唧唧呢呢，你要寻觅时，她早钻进草丛，断不肯见面。

顾忌时光易逝，虽痴迷也不敢多留，弯弯曲曲就来到了山头，雪后的城市尽收眼底。古城有多少次这样银装素裹呢？西津渡鳞次栉比的古建筑此时也换了新妆。而云台阁高耸入云，门楣上的飞檐被雪覆盖像穿上了轻纱又缥缈缥缈。只有门前许愿亭上悬挂的那些缀着穗子的许愿牌火红如焰……

雪化了，下山的路有点滑，我小心地循着露出的石板前行。到了山下，看见元同斋的蔡老师正在认真地写着大字，随即进门打了个招呼。两架古琴架材搁在架子上，才雕刻了一半。这个雪天，若有琴声相伴该有多美啊，也不必醉渔唱晚，梅花三弄就好……

离开元同斋，快到蒜山茶坊的时候，发现墙角的那株蜡梅花儿朵朵，悄然从雪底探出头来。花儿闹树，梅雪争春，这会不会是个好兆头呢？西津残雪令人陶醉，惟期望国泰民安。



## 活成人间的老宝贝

□ 米丽宏

把二十年光阴比作一把尺，去丈量人生，比以“年”为单位，更叫人惊心。

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？第一个二十年，幼年少年青年，关键词是“爬”。小小人儿，由学“爬”而始，学走，学跑，学跳，摇晃晃晃走向独立；心灵与精神，由被扶持、被引导、被托举，一点点“攀爬”，奔向人生主题。

水仙花般鲜嫩的小孩，脱胎换骨，长成了晨光里茸茸的树，花枝上饱饱的蕾。走个路，能跳出扑蝶的轻盈；唱个歌，能唱得睥睨天下云蒸霞蔚。

青柠檬，青苹果，青橙子，青涩、娇情，但干净清新、积极向上。酸酸甜甜的单纯，懵懵懂懂的渴望，有对世界的热爱好奇，有对自己的害羞敏感。这是人生的启蒙和奠基。世界是多维的、弹性的，任凭年青的臂膀腿脚开拓天地。视野越开阔，之后站位越高瞻。高层建筑、挥斥方遒的意气，是这个阶段植下的一种霸气；错过，均不可得。

第二个二十年，是熟年。世界多汁、晶莹，像色彩鲜艳的桃子。味道好，色彩也好；形体好，质地也好。这阶段经见的人多、经历的事多，生身大事，基本敲定。丰盛华美，踌躇满志。

有美，有精力，有干劲，身与心都饱满富足。过着过着，领略了生活的甘苦麻辣。现实真切结实，梦想妖冶锋利；巨大的生活面前，人微如蚁。然而，熟年终究有奋斗的决心。默默奋斗的人，大美如神。

这个世界上我非常佩服一种人，就是实在的冒傻的那种人。

曾经当很多人一起吃饭结束付钱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我付，我来付。并且装模作样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摸半天。还有很多人是到处摸，并配着解说装哪儿了？装哪儿了？记得是这个口袋啊。在众人掏摸的时候，父亲却说我付吧，同时把钱递给收钱员，那个时候还不叫收钱员，那时但凡在饭店工作的都叫服务员。父亲年老后常自嘲，他是个真正冒傻的人。其实我就是佩服这种冒傻的人。

年轻时的父亲力大无穷，他不但不吝啬他的钱，也不吝啬他的力气。父亲常年在矿山工作，山上矿工，苦力活居多。凡是出力的活，准是父亲上，父亲力气大呀，而且从不叫苦。用父亲的话说，力气是用不完的，睡一晚上，啥都有了。父亲特别不喜欢见了重活后退的工友。父亲说干个活，累不死人。什么吃亏占便宜呀，正反能有多少。

我从小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，但却跟父亲亲近。我有时候会和父亲说些心里话，父亲也会透露他的小秘密。

有一次，他们下班晚，起哄喝酒，走进小饭店前，父亲打定主意，吃完喝完不掏钱。我笑着问，

只是，功名利禄，狼奔豕突——对着世界，我要，我要，我都要。要了，还想要；得了，还想要。予求予取，姿势是不是有点丑，腔调是不是有点恶，咬牙切齿、用力过猛，是不是很难看。

也有人，在信仰的旗帜下前仆后继；纵然苦，但纯粹。那是真的宁静大美。

这一阶段，玉树临风的男人，多会渐凸将军肚；摇曳如柳的女人，渐去梨涡面。容颜渐渐松弛，人肥了一圈，肉厚了一层。

曾经的理想，渐渐空蒙成水中倒影。总算老天不负，圈里混得风生水起了，小规范范围内五人六了。

峥嵘岁月，历历而过。熟年之末，人终会悟出：人力幽微，做事为上。谁都不是万吨水压机，几斤几两，世界知道自己也已清楚。做人并不是非此即彼，拼不过，不愿拼了，往旁边站站，把路让给有能力的人。

四十人生，说小，是一粒黑点在阳光下行走；说阔，有无穷的天地等待遨游。

第三个二十年，名副其实的中年。中年是个坑，不小心就一脚迈进去了，欲说还羞、避之不及。青春的小尾巴再也抓不住，一提那个“更年期”，就心悸，就潮热，就抑郁，就闷火冲天。不甘，不甘哪！

家里，是上有老、下有小，承上启下的；外面，是左冲突、右回旋仍属中流砥柱的。很多算盘不得不打，种种关系不得不念，那千难万难的局面，只有中年，才应付得来。

活得越来越像一枚坚果了：坚硬的外壳内，

## 父亲的秉性

□ 靳玲

次真没掏钱？父亲笑着说，他们都喝醉了，只有我没醉。他们真醉假醉呀？没想到父亲翻了脸，你这孩子，咋说话的，就是喝酒掏个钱，他们会装醉吗？难道，喜欢耍滑头的人什么事做不出呢。为了收个礼假过生日的，不也有人在吗？我心里嘀咕，没敢出声。父亲眼睛望着苍茫蓝天，悠然白云，其实人这一辈子，只要活着就好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，其他都是过眼云烟。

确实父亲那一批出苦力的工友，几乎都先于父亲走了，每走一个，父亲就会伤感几天。念叨他们在起的事，父亲病重在床上时，走了一位工友，父亲又开始伤感，并说起这位工友一件事。

父亲说的都是他成家之前的事，多数都是他跟工友喝酒付钱的事。那时这是他们唯一消遣的渠道。每件事都相差不了多少。这位工友过生日，请他们喝酒，酒过三巡，菜也所剩无几，这位工友一拍口袋，大叫道，完了完了，没带钱。众人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在父亲身上。父亲很是不解，为什么看我，又不是我过生日请客。这位工友竟红着脸说，你先付一下，我随后还你。不付钱显然是走不了的，如果都不付就这么坐着，颜面何堪！父亲没再说什么，付了钱，大步走出小饭店。父亲面迎太阳，不太高的身材被太阳扯得很高，很壮实！

心儿油光水亮，仁儿丰润饱满。只是别太油腻啊。油腻的中年有二：一是烫金也想，镶玉也想，折腾得无边无沿；二是这也不想，那也不做，精神同肉体一道下坠。日子越过越窄，直至像一个蚕茧，自己被自己封死在名缰利锁和凝滞板油之间。

中年应该有质感：成熟稳重，任重道远，接受尝试，老而弥坚。把抱着的经验放一放，把未接触的新玩意儿，学一学。作家毛姆讲：很少有人有什么娱乐如读书一样，能让人在过了中年以后，还会从中感到满足。读一卷诗书，赏一堂山水，面对一个人，都是中年的深情所在。

有破有立，有静有动，视野高瞻，格局阔阔。这是多么开豁大气的后中年。

六十年转瞬即逝。人生进入第四个二十年。六十年，足以让梦想被匡正数次，足以让河流改道沧海桑田，足以让数不清的往事流离失所……然而，我还要祝贺您老人家：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六十岁，就是一种伟大的开始呀。

生命至此，绚烂归于平淡，繁华回到素朴。岁月就是您的资本，经历就是您的财富。您含饴弄孙，你发发余热，你提点建议帮把手，人老心软、银发慈祥，您上翘的唇角，怎么看都是慈悲的模样。天高云淡，暖阳融融，您只坐那儿，就有一种美感：历史久远，岁月安详，一种瑞气袅袅荡荡。

您呢，就任那阳光下落，茸茸簌簌；往事梅花，落满衣襟。您是人间的老宝贝。

这位工友在后面喊，回去就还你。

后来还了你没？我笑眯眯地问。父亲也笑眯眯地说，我也忘了，也许还了吧。我呵呵地笑出声，父亲也呵呵地笑出声。

一抹阳光透进来，父亲渐渐沉寂的脸上，飘浮着悲悯。其实还不还又如何呢？我最希望他能活着。父亲沉默了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我的思绪停留在父亲的笑声里，我很喜欢听父亲笑。

父亲的笑声很清亮，每当想起他的笑声，我眼前就出现坐落在碧草中的蓝湖，四周撒着白雪，湖水湛蓝透亮，那是真的蓝，没有一点杂质，蓝得人纯净，蓝得让人沉醉其中。怎么看怎么舒适。

我甚至想，等父亲出院，我一定带他到这种纯净的地方看看，原生态，不加以任何修饰，连石头都蓝得发亮。

一木屋，一蓑衣，草丰木茂，小河淙淙。边扶着父亲散步，边听他说那些冒傻的事。可是这种机会再也没有了，那次父亲住院再没走出医院。

冒傻的那种人，我的父亲和他那些傻事，永远沉沦在我心里，无论时间怎么流逝，无论世事如何变化。